党华是被一阵凉意惊醒的。

他睁开眼，但眼眶被水浸透了，只能看到眼前有一片昏暗的光源。

自己被捆在椅子上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头有些疼。

他想起来自己是去找一个人，但那个人逃跑了，自己跳进了一条密道，然后就没有任何印象了。

再次睁开眼，他看清楚了光来自一根蜡烛。这根蜡烛恐怕已经烧了一大半了，蜡油都快从底座冒出来了。这不是营造浪漫的玩具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古董。

蜡烛放在一张斑驳的木桌一角，而王芳煞白的脸就悬在桌子对面。

“知道什么叫请君入瓮吗？看起来贼眉鼠眼的，没想到还真有胆子下来。”

王芳披着一件黑色长袍坐在对面，轻蔑地笑着。党华这才认真地看她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端正，说不上国色天香但也绝对算得上美女了，只不过有了刚才的经历，党华已经没有办法把她和任何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了。他本想把对面的人比作带刺的玫瑰，但这似乎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联想。带刺的河豚应该更合适些。

“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那就我先说吧。”带着诡异的笑容，王芳站了起来，瘦小的她几乎与影子融为一体，显得无比高大。

“你叫党华，说自己来自文化部，但实际上你来自安全部，目的是把我带走。你没有逮捕令，也没有使用强制手段，因为这不是被记录在案的行动，应该是上级的秘密指令。你的计划是假装记者把我骗过去，但是就在你在客厅发呆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我，竟然逃跑了。”王芳此刻已经走到了党华的身后，把手搭在党华的肩上。党华注意到她光着胳膊，但是却戴着一双黑色的手套。

“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尊敬的党员大人竟然以身犯险，跟随民女步入未知的领域，不管怎么看，你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”她靠得更近了，党华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呼吸。

“为什么呢？你是个做事不经过大脑的白痴？还是一心为党的工作狂？”

“不，因为……我喜欢你，我忍不住要追你。”

“呵…哈哈哈哈哈哈，喜欢我？你能接受我的过去吗？你能为了我牺牲自己吗？你能为了我放弃党，放弃你拥有的一切吗？”

“……”她好像说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党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变态或者精神病人，而是站在党，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。自己在安全部混了两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人。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一个见色起意的人渣，看来我今天可以为民除害了。喂，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想要那种死法呢？”

“想…想过。我想八十岁的时候死在自己床上……”

“还有妓女在给你口？哦呵呵，党员大人的特权可真大啊。我以前听过这样的话①，不过你可比他高大多了。这样吧，先把你的腿砍掉，好吗？”她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温柔，像初冬的太阳，为这个冰冷的房间增添了一丝暖意。才怪。

“我开玩笑呢，放心吧，在利用完你剩下的价值之前你是不会死的。”说着，王芳从房间的角落里拿出了一根鞭子。“我收集的这些古代刑具还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呢，你很幸运哦。”

“别，别。不瞒你说，我党华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疼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千万别打我。”

“你没有听说过猎物越是害怕，猎人就会越兴奋吗？好吧，给你个机会，说出来我想知道的，姐姐考虑一下不打你。”

“好，好，多谢女侠饶命，我什么都说，今天是206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，我们领导想要请一些女士去喝茶，所以就派我过来了，为了防止你害怕，我就伪装了自己的身份，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，女侠，我就是在部门混吃等死的废物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您就饶小的一命吧。”

“呵呵呵，你就这么想领教一下这条二十世纪的鞭子吗？”

王芳大步向前，走到了党华跟前。“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打坏了多可惜啊。”

党华突然起身，左手抓住王芳拿鞭子的手，右手拿着刀片直取她的喉咙。王芳急忙向后躲闪，党华左手一扯，把她扑倒在桌子上，两手将刀片往下压，王芳则死命撑着，两人成僵持状。

没想到藏在手表里的刀片竟然有朝一日能救自己一命，虽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没想明白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从这里安全脱身。

两人奇妙的姿势，急促的呼吸，微微颤抖的身躯都让人浮想联翩，但他们自己此刻脑中空无一物，只有对方。

王芳并不像她看起来那般瘦弱，但还是敌不过党华。刀片一点一点逼近她的喉咙。

一点鲜红在王芳白净的皮肤上绽放，在昏暗的光中仍然显得那么刺眼。党华迟疑了。那一瞬间他似乎想到了很多，但他一点都不记得了。王芳在那个瞬间猛踢他的腹部，随即向后一滑，用腿夹住了他的脖子。

在大脑极度缺氧的时刻，党华想起了一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：为什么上吊自杀的人不能自己挣脱呢？他终于知道了答案，幸福地闭上了双眼。

①《权力的游戏》小恶魔所说